

在時空中靜默滋蔓

談侯聰慧的《龍發堂》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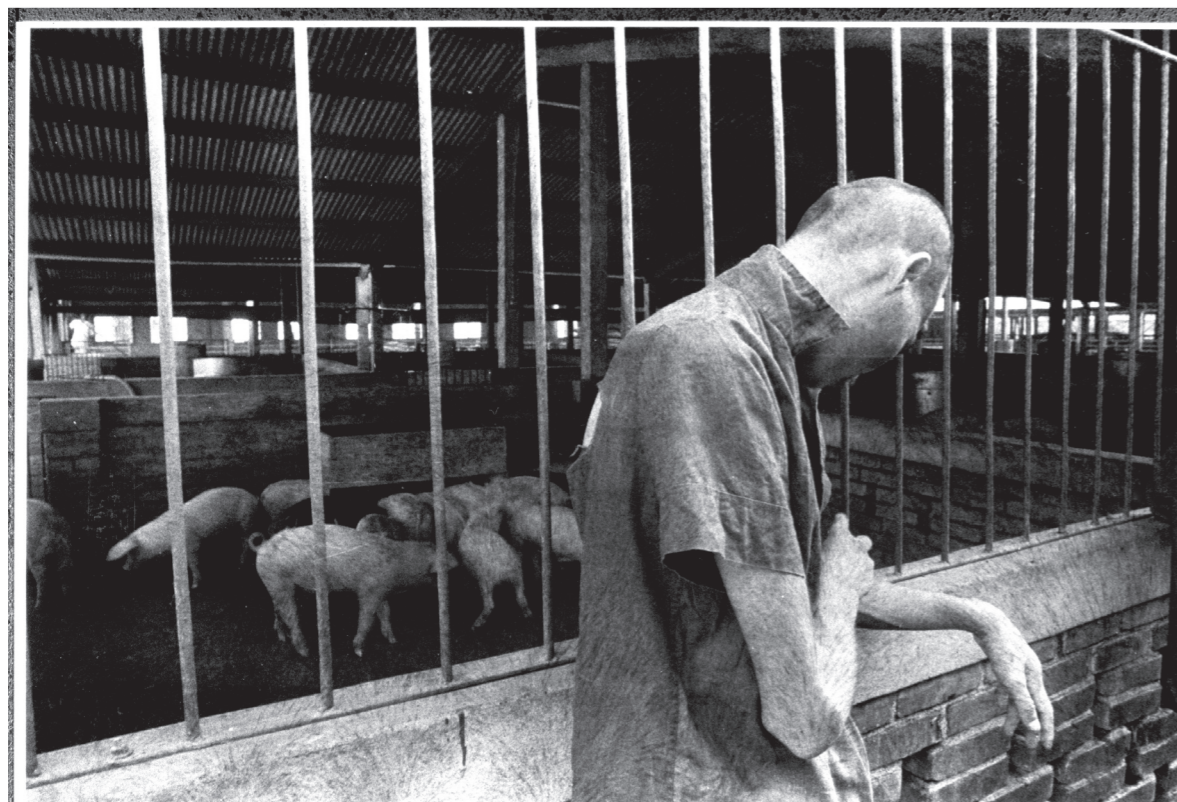
文／陳秀薇（高美館典藏組組長）

生於1960年的侯聰慧，年輕時在開過唱片行、做過裝潢之後，1980年入伍當兵；卻在幾個月後即因精神上的困擾停役，並進入高醫精神科就醫。當時他感覺自己心理上有問題（應屬當今所謂的憂鬱症），便主動住進精神科病房接受醫療，這對於剛成立不久的該科醫生來說，是個蠻引起注意的案例。高醫成立精神科的時間是在1981年，文榮光醫師為首任的主任。在醫院中侯聰慧閱讀了不少關於心理方面的書籍，和醫護人員也建立不錯的互動關係，在逐漸復元的過程中甚至主動了解並參與、協助院方的相關活動。1983年院方在附近成立了仙人掌咖啡屋（後來的康復之友協會），以社區復健的方式協助康復後的病人，侯聰慧當時還負責了整個咖啡

屋的運作，此咖啡屋當時亦曾引起不少社會的關注。

這同時，位於高雄路竹的「龍發堂」也漸漸為人所知，它屬於精神病科學醫療之外的另一個民間宗教系統，不借助藥物，而以宗教力量及開放管理的方式，讓精神病患從被視為家庭負擔的角色，逐漸轉變成能自食其力的人，也期望減輕社會上的問題。早期靠養豬、養雞及成衣加工，從訓練中培養堂眾工作技能，又能解決療養的生活費用。較為人熟知的特殊方式還有「感情鍊」的使用，讓病症輕重不一的兩人長期鍊在一起，互相牽制影響，情感上也能互相支持陪伴，不過此舉是否妥適也引起強烈爭議。

侯聰慧第一次去龍發堂是跟隨高醫的文榮光等醫



1 | 2 1 龍發堂之一 侯聰慧 攝影 銀鹽相紙 60x50cm 1983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2 龍發堂之三 侯聰慧 攝影 銀鹽相紙 30.2x46.8cm 1983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師，正統醫學背景的醫生們，希望以近距離觀察作為醫學上探討的依據，並要求侯聰慧隨行協助拍照紀錄。於是，侯聰慧有了接觸這群同樣正遭受精神問題之人的第一次機會。他的觀察眼光，不像一般人可能帶著過度驚恐或曲解的角度，而能平和而理解地和他們自然閒聊，他知道精神病患除了少數正急性發病者外，其實大多數顯得和善甚至有些害羞，頂多因長期與主流社會隔離而顯得較遲緩些。有的人知道他要拍照還會主動給拍，不過也有躲藏者，當然他也絕不勉強。雖只是為記錄而拍，天生具敏銳觀察力與表現力的侯聰慧，還是很快抓到他要的瞬間畫面，攫取他要表現的對象精神所在。當時的他，一點也不知道這批他第一次拍攝家人之外的照片，將會讓他以攝影家的身份成名，並開啟之後與攝影工作無法切割的長久關係。

當時台北《人間》雜誌正式發行之前，有一融合醫療與社會文化等內容的刊物，一批關心社會底層的紀實

攝影人士，已開始廣伸人道關懷的觸角，以影像的捕捉反映社會中真實的面相。在那個階段，曾有幾位到高雄參展的美國攝影家，藉機親自到南部交流，希望找到同樣屬於報導、紀實攝影的愛好者。當時高雄的攝影家除唯美的沙龍攝影之外，也多屬於注重光影表現的鄉土寫實攝影。當其中一位曾拍攝「大體」的美國攝影師看到侯聰慧的龍發堂系列，覺得很有興趣，因此與侯聰慧交換作品留存，之後他再轉往台北美國新聞處參展時，也將作品分享給台北的攝影界，於是台北的攝影群也開始注意到這位特別的南部攝影者。

侯聰慧第二次去龍發堂是帶領台北攝影界李文吉、傅君等人一起去的，他們都是後來《人間》雜誌的攝影記者。這一次侯聰慧在龍發堂那邊住了三天兩夜。他自己也借了相機和這些攝影人士同時拍攝，只是在後來照片沖洗出來時，大家都很訝異為什麼他拍出來的照片是和大家「不一樣」？這樣的疑惑似乎一直發生在他身

上，直到幾年後他在台北擔任攝影記者時，也常被詢問，為什麼你拍出來的照片都和別人不一樣？並時有文字記者不知如何寫「文字說明」的情況發生。這「不一樣」之處，代表了完全屬於「侯聰慧式」的影像風格，不可說，也不用說太多…。

事實上，侯聰慧第二批拍攝的作品，是隔了約二年後才沖洗出來的，取出的底片已因受潮而有發霉的現象，所以洗出來的照片邊緣多處密佈微細的點狀紋路；更有的底片因發霉而彼此緊貼濕黏，稍用力拆開時形成分佈大面積的細小痕跡，尤以女子頭側像那件作品最為明顯。獨立於學院技巧之外的侯聰慧，一直不很在意影像的清晰與細節的呈現，他總認為許多技巧的框架反而會妨礙他所真正要表現的精神。而這次，他嘗試以特殊方式將發霉的底片硬沖洗了出來，時間醞釀後產生出來的痕跡，反而無意間更強化了照片中特異的部份，造成了預期之外的效果。這就是侯聰慧，不因發現底片發霉

時就廢棄它，也不去嘗試修復成完好無痕的方法；他總是用自己的方式，看似粗獷卻又細膩地創造出屬於他自己的作品，雖然這次，我想，連老天都幫上了一點忙。

所謂的紀實攝影，包括了紀錄真實的特性，還有對人文社會的本質關懷，並常以系列性的形式，試圖展現某個事件或現象的各種面相。龍發堂系列對於當時精神病醫療方式的探討、對人道關懷及人權主張等社會議題，提供了「讓照片說話」的第一手訊息。但除此之外，他真正引起攝影界探索的其實是他的手法，精神病患在他捕捉的影像中，或失焦或逆光，或特寫或處於陰暗，呈現了游移、閃躲，茫然或另類的專注，蔓延的霉狀物更賦予作品特異的氛圍，讓變異的元素靜默地滋長。系列的場景組合之下，我們看到了擺盪在正常與異常之間交融產出的熟悉與陌生感，那是紀實之外，真正深深觸動我們心靈深處的地方…。■



龍發堂之四 侯聰慧 攝影 銀鹽相紙 30.2x46.8cm 1983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龍發堂之六 侯聰慧 攝影 銀鹽相紙 30.2x46.8cm 1983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